



鲁迅

| 序 | 跋 | 集 |

上 卷

序跋集

序 跋 集

上 卷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序跋集(上、下卷)/刘运峰编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4.6

ISBN 7-80603-799-3

I. 鲁... II. 刘... III. 鲁迅著作 - 序跋 - 选集
IV.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00599号

责任编辑 冯克力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出版发行 **山东画报出版社**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 2060055-5420

市 场 部 (0531) 2053182 (传真) 29068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济南文建印刷厂(原济南7213工厂)

规 格 150 × 228 毫米

21.25 印张 5 插页 42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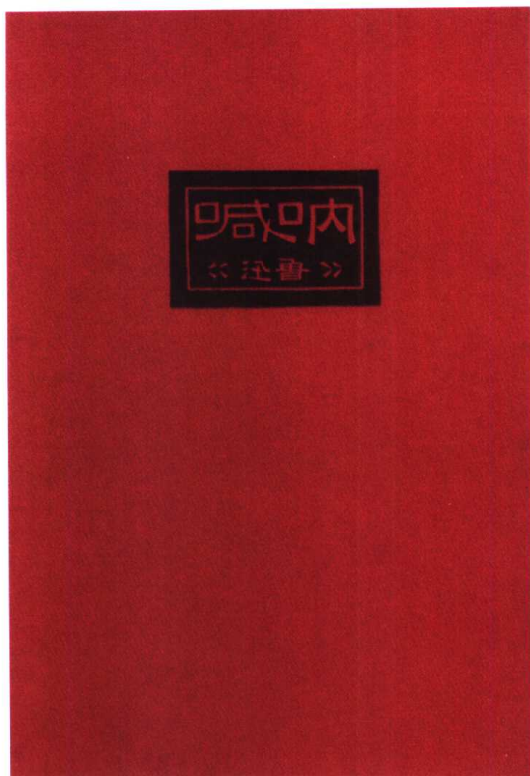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04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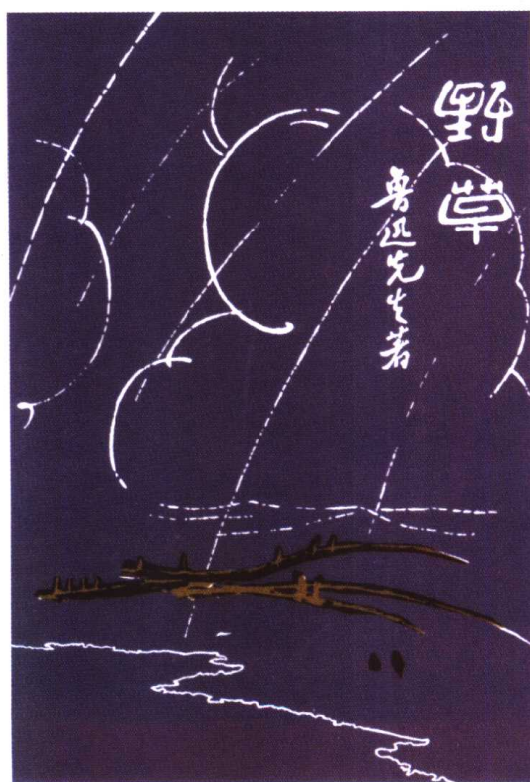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1-7000

定 价 38.00 元(上、下卷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

呐 喊



野 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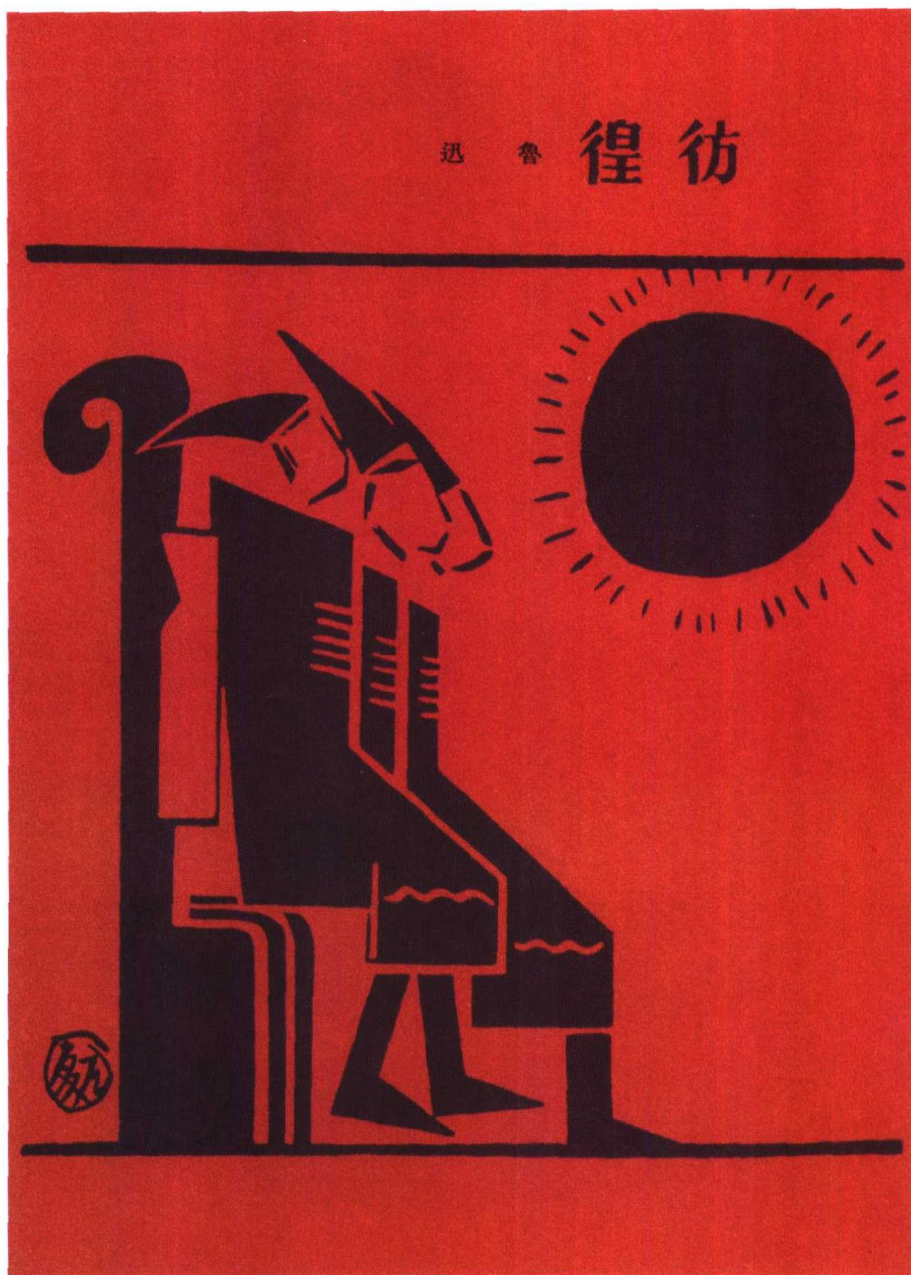
선홍



拾夕茶朝

朝花夕拾

迅 魯 徯 徯



徯 徯

靜 的 頓 河



M. 坡羅河夫作

賀 非 譯

1

現代文藝叢書之一

魯 迅 編

上海神州國光社發行

1930

静静的顿河



引玉集

ALEKSANDR FADEEV: 毀滅



魯迅譯・三間書屋校印

毀滅

尼古拉·果戈理的
詩篇

死魂靈

一百回



A. 司各脫 出版部編輯部

三間書屋校印

19・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・36

死魂靈

A. SERAFIMOVICH:鐵流



曹靖華譯·三間書屋校印

铁 流

关于《鲁迅序跋集》的编选
鲁迅致王冶秋的信

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

冶秋兄：

三月三十日信已收到；先前的两封，也收到的。开初未复，是因为忙。我在这里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，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，几乎无生人之乐，但还要受许多闲气，有时真令人愤怒，想什么也不做，因为不做事，责备也就没有了。到三月初，为了疲乏和受寒，骤然气喘，我以为要死了，倒也坦然，但终经医师注射，逐渐安静，卧床多日，渐渐起来，而一面又得渐渐的译作；现在可说已经大略全愈，但做一点事，就觉得困乏，此病能否不再发，也说不定的。

我们×××里，我觉得实做的少，监督的太多，个个想做“工头”，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。现此翼已经解散，别组什么协会之类，我是决不进去了。但一向做下来的事，自然还是要做的。

那位研究生物学的学生的事情，问是问过了，此地无法可想。商务馆虽然也卖标本，但它是贩来的。有人承办，忽而要一只鸭，忽而要一只猫头鹰，很难，而没有钱赚，此人正在叫苦连天。

序跋你如果集起来，我看是有地方出版的；不过有许多篇，只有我有底子，如外国文写的，及给人写了而那书终未出版的之类，将来当代添上。至于那篇四六文，是《淑姿的信》的序，初版已卖完，闻已改由联华书店出版，但我未见过新版，你倘无此书，我也可以代补的。

《文学大系》序的不能翻印是对另印而言，如在《序跋集》里，我看是不成问题的。他们和我订约时，有不另印的话，但当

付稿费时,他们就先不守约。

盛成先生的法文,听说也是不甚可解的。

我的文章,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,而中国的读书人,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,所以真是无法可想。看看近来的各种刊物,昏话之多,每与十年前相同,但读者的眼光,却究竟有进步,昏话刊物,很难久长。还可以骗人的是说英雄话。

我新近出了一本《故事新编》,想尚未见,便中当寄上。

此复,即颂

时绥。

树上 四月五夜

改秋之：

三月三十日信已收到，先前的两封也收到的。同初未寄，是因为忙。我在这里，有些英雄素我不做事，而平常日子，得作点事，我年与生人之苦，但还要言许多闲气，有时甚令人恼怒，想什么也不做，因为不做事，事情也就有了。到三月初，为了寂寞和无聊，弹点气，我以为要好了，倒也坦然，但经汪老师注付，这时安静，以味多日，倒一起来，然而又得断，的译外，现在下说已往大时全金，但做一上事，就觉得困乏，以病弱之再者，也说不定的。

我们[]真，我觉信实的少，监督的太多，倒想做「工」，所以苦工就不加辛苦，比真已往解散，别但什么协会之群，我是不进去了。但一向做下未的事，自然这是要做的。

那位陈先生为生的事，生的事情，同是同道，以此多信下想，南杨循雅也常推荐，但他不领来的。有人求办，多要一隻鸭，多要一隻猫头鹰，很丑，不没有钱短，人正在叫苦连天。

序改作外果其已来，我看是有他才出版的；不还有许多篇，只有我衣子，以外国文写的，及给人写了而那里还未出版的之群，将来才代译上。至

于那篇的文章，是，版位的信的序，初版已卖完，现已改由新华书店出版，但我未见过新版，你信言以书，我也可以代补的。

文章大要的不耐耐印是另印而于，如在序跋集重，我看是不成问题的。他们和我订约时，有另印的话，但当时稿费未付，他们就走了守约。

盛成先生的信文，听说也是不甚了解的。

我的文章，未有回应的文章在，不记得看后懂，而中间的读者人，又是不位。世事的许多，所以其意是法于世。看，近来的各种刊物，各说之多，每与十年相同，但读者的眼光，却竟是有进步，各说刊物，很难以出。还可以骗人的是说英雄话。

我最近生了一本，故事新编，想尚未见，任中吉字上。

山真，而说

时侯。

树上

力日五夜

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

冶秋兄：

五月一日函收到。此集我至少还可以补上五六篇，其中有几篇是没有刊出过的；但我以为译序及《奔流》后记，可以删去（《展览会小引》，《祝〈涛声〉》，《“论语一年”》等，也不要）。稿挂号寄书店，不至失落；印行处我当探问，想必有人肯印的，但也许会要求删去若干篇，因为他们都胆子小。

我没有近照，最近的就是四五年前的，印来印去的那一张。序文当写一点。

四月十一日的信，早收到了。年年想休息一下，而公事，私事，闲气之类，有增无减，不遑安息，不遑看书，弄得信也没工夫写。病总算是好了，但总是没气力，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；记性也坏起来。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。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，喊国防文学，我鉴于前车，没有加入，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，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。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，不做倒无罪。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，我也要住住，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，他们是空壳，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：这一流人，先前已经出了不少。

你所说的药方，是医气管炎的，我的气喘原因并不是炎，而是神经性的痉挛。要复发否，现在不可知。大约能休息和换地方，就可以好得多，不过我想来想去，没有地方可去。

这里还很冷，真奇。霁已回国，见过面，但现在不知道他是回乡，还是赴津了。

专此布复，并颂
时绥。

树上 五月四夜。

治秋乙：

三月一日出收到。此集我至今道不补上五篇，其中有几篇是没有刊出来的；但我以为序序及年流已记，可以删去。稿删去之者，不至失落；即行委我查核，想必有人印印的，但也许金要求删去若干篇，因为他们都删去。

我还有近照，最近的就是五年前的一印未印去的那一张。序文也写一点。

四月十一日的信，早收到了。年，也休息一下，而公事，私事，用气之耗，有好多，不是安息，不是看青，写信信也没有工夫写。病倒于身好了，但身体没气力，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；记性也坏起来。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擎。近日这里在同伴家协会，喊国防文学，我鉴于前事，没有加入，而英雄们却因此为破墙国家大

計，甚至在集會上宣布我的罪狀。我其實也真的可以什麼也不做，不做倒罪。然而中國共產黨也不是他們的，我也要住，所以近來你一文反擊，他們是空殼，大約不久就要崩潰了；這一批人，先就這批了。圖少

你所說的學才，是醫氣最貴的，我的氣喘原因並不是炎，而是神經性的癱瘓。要渡者，現在不下水。大約能休息和換地，我下心的話，不過我並未想，沒有地方可去。

這裏送很冷，真苦。癰已回國，見過面，但次在下，這他回鄉，送他起運。

千山布夏，至終

特安。

和上

五月之夜。